養吾齋集卷十五

元 劉將孫 撰

吉州路重修學記

聖朝興崇學校每申飭攸司罔俾廢墮不治顧會計所宿不書規制宏狹豐嗇歲久近殊費而廬陵郡學廣大甲於江右尚書甲子前魏侯峙一新之於今四十餘年矣適大德甲辰西廂之仆者起乙巳丙午振

文堂尊經閣之傾者正圮者崇鞏飛顯設腐更朽易漫漶復鮮繩直準平攻堅緻密佩衿誦詠三紀以來所未有也教授康彥博以學録永豐周似周具圖始末來請記曰似周之來也惟八年之三月時堂廡久敝不修而西廡視如棄齋蕪庖斷草生之矣爰及教授湖虞廷桂學正洪冷天成謀焉是安得坐視弗省會省臺重以此責有司府判承務馬公顯實提綱其事慨以為已任檄廬陵孫丞世顯料之其費諉之邑數月而西廡成四齋

翼翼爐亭復舊養正堂小學以及公廚完缺整敝二井亭久廢復建雖還舊觀若無闕而堂閣積壞亦不可以已抑費鉅不贍誰與領此時廉訪簽司郝公按部實來疏滯飭蠹風威肅然新美學政爰以治中奉直陳公彧董之九年冬乃合以請公曰事莫切於此矣吾夙夜節縮舍是復安所為授工掄材計斅會當期年乃大備方振文尊經完而未美也虞冷相繼代去饒康彥博來為教吉康安世為正復協力善其終於是明秀堂敬義堂

藏書閣周爰雅飾循序修舉殿柱內蠹簷壓弗支亟易之工良材鉅屹如新成凡緡粟之費出內各有司存惟治中公之不倦而同知有扎拉台朝列公適自湖北副憲分符此來明習治體其主張綱維是也逾力以濟登茲似周則周旋其初終與其議而知其勞請記之毋忘諸鉅公之賜以勸後之人而學之長貳先後亦羣聯得書願毋辭將孫受言紀載既登其歲月次第而竊有感也夫屋不修且壞壞之久則復之也不易是以費若此

其彯也力若此其勤也為學亦若是也修身篤行戰兢臨履豈為君子者必若是難哉百美猶懼於一缺一不成而萬有餘喪也且夫學奚為哉學所以敎忠敎孝也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忠之屬也出一言不敢不謹行跬步不敢不思孝之屬也故古之求忠臣者於孝子而觀大節於其細吾道在宇宙間有迂闊而無切近有是非而無利害有名檢而無得失一簣之不加九仞虧焉涓流之不塞江河及焉此固為士者之所

當自省也昔吾有先正為歐陽公文章勲業師表海内然猶以晚節蚤退乃為名節之無憾士而至於歐公其自處也猶若此學者可不念哉嗟夫廬陵固忠節之鄉也歐公望於鄉之子弟道德明秀而行於郊里禮節慈孝蓋風俗之厚公猶有望於吾黨有以為之倡也今朝廷所為敦學而教士羣公所為竭力而崇宇者其望之士也猶此心也其自四代以來所求於士者莫不然然則吾黨之士厚猶懼不蔵也而可自菲乎哉士未易言

也名焉而已孰不為士儻循實而求之何如斯而可謂之士也雖及孔氏之門者猶有非吾徒者也予言之及此也豈敢為諸君規哉竊懼夫後生之無所放流俗之不可返吾黨與有其責而無以稱上意也嗟夫又豈獨為士者當自警乎哉是役也贊議於府者推官王君欽公君道幕府則經歷陳君琦知事成君文煒提控案牘周君濟胡君世衵督工於學者前人匠提舉崔世榮

吉州路重修儒道碑記

大德十一年丁未五月乙酉聖上龍飛制書首以學校作養人才其俾業精行成所期望甚遠諸為士者皆賜復終身優假甚厚既又遣使禮祭于曲阜加徽號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訓辭渾噩所以欽崇嘉樂甚褒録副布天下乃江西廉訪副使南陽澹然蔣公元祚分治吉贛南安遠留廬陵吉蠲月望捐奉展牲府侯寮寀駿奔走在廟薦邑致告以昭崇丕顯休命暨禮成合燕堂上文武髦俊山谷衣冠列坐先後者百數十人蓋禮嚴於

蜡賓而事鉅於鄉飲則是歲之臘也在泮之士迺賡載
歌曰皇輿右文首崇我元聖維新之命歷代無與並明
明廉車在泮肇祀肅肅新學神具燕喜學孰新之我有
賢侯新學新綸式昭德音於是教授康彥博起而謀曰
新學不可以不之記也謂是前碑嘗授簡焉乃伻圖屬
筆于閩先是十年丙午彥博初上事時學録周似周方
營度補葺于朝夕之弗給學正康安世適同時庀職學
録徐濟川繼至會廉訪僉事李公俞郝公鑑分部相望

篤意斯文勉勵興起于不懈治中奉直陳公彧實董學政公暇則躬督時省令廣東監司濟古爾朝列公方同知府事是崇是叶爰乃振文堂以秋修明秀敬義二堂藏書尊經二閣以冬備先賢祠故在講堂左中更而辟遠奠謁或不時至爰奉還其舊以及三賢二相之祠蓋瓦級磚次第整飭則以十一年春俱新禮殿建時未久而柱以材濕遽腐楹以薄脅致隘墀道以因舊頹缺還擇材以易之撤扉以敬之墄平以道之儀門作且五十

年烏鼠之朝暮風雨之春秋棟蠹撓而蓋罅疏髙廣力
倍悉庚之如初赭堊翬翼與殿交煥則以秋賦工而冬
題梁若掄魁堂之改作東西齋之未備者又其餘也學
至是乃大備澹然公書先賢祠揭焉治中奉直公則終
始于是役以迄于成推官程承務敏慧縣憲幙長除用
意刑獄簿書之外尤于此亹亹焉至大三月巳爾斯布哈
嘉議公繇侍從東宫倡牧玆路嘉惠吾道周覽稱善士
益用勸贊襄于成者治中陳武義推官王承務經歷張

時中知事成文緯照磨曹珣提控案牘胡世昶所為書之詳者紀其實也於是廬陵郡學為至大初元江南列郡大成新學第一其可弗記嗟夫記者豈獨記成事而已哉蓋吾夫子之論邦也曰夏時殷輅周冕韶舞雖天人禮樂之要在焉抑四代寧惟兹四事為法於後世迺聖人通宇宙為一心兼往聖為一人者精神志氣猶可見於此也是則吾夫子之大成也自過魯祠來唐以前周孔迭尊開元而後定于一然自開元來豈不嚴事而

異端典冊前進後加木本水源曠佚未講辭若有所諉
恭承明詔於大明升天之始然後見昔者如有闕而來
者無與繼巍巍乎大成之道金聲而玉振之矣則鳶飛
魚躍於天涵地育之下者其有思乎其亦第以為觀美
已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以是傳者也而道獨尊於
孔氏繇孟子以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者不得
其所以傳孟子而來荀卿揚雄以為傳之者矣韓愈出
而荀揚不免於疵韓愈以軻死不得其傳蓋自任矣伊

洛興而韓愈僅比於荀揚昔之人所為不得與於斯者
講之不精而傳之無聞也今講不可謂不精矣傳不可
謂無聞矣吾黨之士去聖人之世雖遠而逢至治之澤
方新沿伊洛而辨千年學問之所以分醇疵遡洙泗而
會見知聞知之所謂合符節因損益而悟粲然之何以
敝觀會通而識確然之此乎與將義理融為文章而學
問措之事業人才世道端有望焉二三子其有意乎青
原白鷺千古明秀四忠一節景行四方其益思所以成

者有光前聞又以不負二三廉使奉宣之勤賢侯交贊

新美之力以稱聖世光寵則廬陵之昌亦邦國之光也

永新州新修學記

永新州學往稱規制雄深因譚氏世科先後興起之中

而邑燬烟塵餘邑復建高明前貢士揆齋龍君邦偉葢

用力焉又四十年矣頀落日深殿傾門壓事大體重罔

敢興于不度延祐乙卯廬陵蕭安國正學事顧瞻慨然

今我弗圖何以事先聖先師然未知所以濟登兹也周

還擇言非識高力宏者無足領此淩霄蕭君穎翁浩然特達能世俗之所不能則就而謀焉一語而合首議修殿伻圖工度獨力任之為費千五百緡工堅緻密不日而成顧門弗稱復就而謀焉徧於其所知素彊委野獲聲應氣感旁及僧槖聚少剖多又得緡如前數於是門之修如殿會同知州事李侯來以世家嘗受學於名流壹意奉奬勵圖新美繇是學大體已立諸次第以完爰以本末屬予以記予以斯文託君昆弟歡幸其有成不

敢以不敏辭昔者竊聞之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違時

記之言禮者極於小大輕重之所以貴而曰時為大易之變通不居亦莫加於時是則時之用大矣君之為兹學也豈有意於必為之改觀矣哉得凌霄周旋曲折以底于成逢李侯維持主張以惠于終豈非所謂時也哉以時考之而可者亦難逢者也予記成而有感於時則亦願諸賢之無失其時也凌霄往乃祖雲心有意於鄉校而未及竟又撰齋堦也是固有啓之者李侯稱鍾山

文采廉正於公事無不盡其心焉

會昌州新修儒學記

聖上龍興嘉惠斯文首興科舉以登賢才既褒進擢陞加等凡鄉貢而來者悉齒之仕版年及者加錫服以歸老進退光寵度越前古重惟育材之本始於學校既申命所以崇異敦勉之者其學之無田有司相攸所宜給以官餘壤分責之大哉洋洋乎典謨訓誥之所未嘗有三代禮樂制作之所不及備也維時會昌州判官楊景

十畝為之率士大興起二侯復以禮器綿蕝弗度宜木者從木宜竹者工竹於是州之耆壽才俊相與言曰賢侯之德之勤不可以不之記顧百年前學之繇建宋淳熙尚書洪文敏公之碑在訓導權學事曾某載其俉圖次第以來請顧記新學會昌在贑西南令為州其山襟磅礴而帶連綿故其俗篤厚而淳壹其水近澄涵而遠湍悍故其人物秀特而節槩往東京尹先覺侍講杭京黼隱青城賴太博克紹唐編修稷載於圖記可考也其

自于今修于鄉仕于時者如前聞人則為不負賢侯所以修學之意矣抑學尚矣予甞欲求唐虞以來周孔之前之所以教者而不可得也其時六經未作也禮樂射御書數小學之事而德行道藝所以興賢而登名拜而受之者不知其何所於考也若誠意正心修身格物致知之學雖夫子之教未之聞也自成周盛時施及春秋王朝之所命侯國之所表數百年間未聞其某某里選而某貢爵也甞竊惑於此矣獨於書而得所以教冑子者

焉曰直而溫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憮然而悟其教也夫其教之習之者如此其德行無加焉以此游藝其藝為何如以此從政其政當何若是有以為之本矣嗚呼昔科之敝也文勝而質淺令一返之古矣猶懼其文之徒樸而質之不能充也竊三誦書之教以為諸賢勉山川之扶輿風氣之欝積固有以兆之矣亦惟學者之善推其所為也豈曰榮名利達而已哉

重修上高縣學記

上高縣在元豐間始建蘇文定公嘗為筠司征記其朔
延祐二年廬陵曾同父教諭是邑書來言曰上高之北
山行六七里有隱君子者為任毅夫好義人也其子清
則尚德而文為邑庠直學凡三卜月悉以官所得俸為
官費祭器自兵革來鹵莽不治則捐以力舍舊而圖新
之大成殿東西二梁蠹益壞學計不贍學官吏仰視竊
歎幾年於此乃乙夘臘輂美材撤而易之瓦甓磚之破
缺者完赤白之漫漶者鮮粲然宗廟百官備清則力也

其父子之自竭於是不以徼名不以干利不以求福又非有檄於前而迫於後也其所以勵流俗而樹風聲不可以不之勸也願記之以志不朽碑謹具予愛曾君叙其事覈而確不浮不溢而可以風可以勸也復為之言曰修學多矣有取辦於衆力者有望給於有司者有借之以為聲者有飾其舊以為欺者有更其一二反不如前者有增益其所不必有者有補苴罅漏而張大之者皆非所宜也若一家之力一士之志以其得於官者還

以奉之以其小腆於私者美而成之事若淺而其心長役若小而其益大出內之閒茍無欺則公矣況不有其當有也事其事而不求多於分表者已難矣況事育之所餘而能捐其所甚愛也歷數於吾前取於夫子也無得謀於夫子也無議而吾安得不取也並觀於吾類信於我者不與厚於我者不過而問而吾何獨攬之以為貴也嗚呼不知事夫子則已儻知事夫子必有以盡心焉矣昔者夫子食於少施氏而飽作而曰少施氏食我

以禮夫食夫子者多矣固有厚於少施氏者矣固有勤於少施氏者矣豈盡非禮哉而夫子獨以少施氏為禮者何也以其出於誠也然則清則之用力於斯也足以事於夫子矣吾故樂為之記又善穀夫多善舉乙卯五月潦驟漲一日高數丈居民升屋顛數日不火食其父子具飯僦舟往食之舟人高其直概不與校所濟不勝計水去米直涌為粥於門食餓者日千計或持金轉糴謀鬻利謝曰吾非不受汝金留此續鄉食是皆急義輕

不必為善莫善於學校然士亦訾何足與共學於是山林之外有書院功名之徑稱賢關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教其流失衡決有自來矣嗟乎彼一時也皇朝造士邁前猷而追古制教養興勵視縣與郡一考舉論秀必自邑以升士然後自靖以學有司交相勸勉為職業諸邑校起廢改觀相望規制上方郡無不及是則知本之至也郡武屬邑建寧治萬山間舊學越在東門外間阻斗角津漲不得渡瞰望拜退宋南渡鄭令繼道始遷之

南門濰水前横鳳岡後踞為邑勝處曁嘉定己巳錢令衢迺建明倫堂以及齋舍門序悉備宏壯甲諸邑髙科顯仕項背相望甫七十三年為至元辛巳燬於鄰盜無遺會邑望士謝君伯忠同知縣事撫綏倥偬中念鄉校若此無以見先聖迺捐家貲度巨財具經費建大成殿廡環門拱繪事新美顧講堂齋序未遑就朔塈班剕牆立存綿蕞誦師説過者俛首念不及此元貞丙申山東錢侯勉來為尹慨然肄習之無所豈其曰學會歳入幾

何僅四十斛餘不贍爰自長官以次佽助有差士亦用
勸咸自竭力簿李侯祐實董其役經始於大德丁酉冬
明年春丁慶成簽事濟南潘公昂霄大書明倫堂揭焉
堂五十楹縱横十丈為書庫一東西序又各二十楹庖
湢整具其餘力以重覆殿瓦如式及於門垣墉周廬嘉
樹時植一旦森然臨川鄒君某來為教諭列其始末請
記曰某未有以自見於斯學也前教諭杉陽馮琯孫實
勤於其事而邑大夫士所以經營完美之者不可以不

之紀也僉曰顧記之邑有寓客謝蘭者謹具碑以俟余
嘉鄒君盛年初筮言不没其前功而百年二令南北二
錢相望為斯學斯堂地亦若有數既為之次第工載書
之則請有以復於二三子夫學何為者也揭焉以為名
則必有所事乎此矣學非為人而學也致知格物正心
修身孰非已之事者雖推之治國平天下大而伊傅周
召經綸制作有益於天下國家者其跡亦有時而熄而
勳名聞望揭天地而明日月者其言與之俱長則亦自

為而已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士不以三代自期學不以聖賢自任不知陋巷易地有禹稷之道顧乃自菲於下州小邑殊時異事若無與吾責者抑知道不以窮達計孔孟皆匹夫也邑不以所居小鄹郰皆附庸也思昔轍環歷聘崎嶇窮困無所庇焉以明其道令也美之宫室以居之厚之米廩以食之立之學官以掌之復之不征以獎之然且學之不講本之不修升堂挾策名焉而已諉曰世未必我用也是則世棄士耶士自棄耶叔孫

通陸賈抱遺經攜諸生轉側兵間移説馬上事難力倍
然千載君子之議猶有遺責瞻言梁木回首荒墟歲月
幾何輪奐如舊衣冠衿佩在列洋洋固賢大夫絃歌之
化以及此而撫今懷昔免於兵革之餘安居游詠歌聖
人之道視昔賢不愈幸耶蓋聖朝如天之仁大矣詩不
云乎無德不報二三子其何以報上哉是邑長官沁達
噶將仕燕人錢侯字勉卿累掾臺省長建安總幕有能
聲李侯字人治最方日有聞前教諭馮君鄉善士成績

可考今教諭鄒君字成大世明經家才美特達邑士之有勞於是役者謝順父謝權朱景星俞世祥諸出入會當之最列碑陰

南安路上猶縣新建縣學記

南安上猶之新學始創於至元乙未一新於大德癸夘至乙巳大備教諭廬陵郭椿年實倡為之學成而官亦滿邑前進士黄桂開歴叙本末來請記曰南安三邑上猶在西山間南迫東廣西帶郴桂而文獻冠三邑宋進

士有籍近年節婦有碑士果而義民直而剛入至元大兵環而臨之者踰七旬竟以死守屠焉學由是并燬荆榛生之者又十數年而後民安其居學乃有緜蕝乙未以來殿堂廊廡次第大略具顧官賦猶不足以支久令教諭之來也慨然于學制之未備曰吾責也諸生曰廩不足奈何曰吾以俸益之又不足吾以私財倡諸生雖義之心未之信也一年而櫺星門成庠門齋舍如式二年而大成殿展具按典禮翼以兩廡繢祀嚴肅三年而

講堂拜臺有崇有截庖湢除治施及佑善祠咸新美之取石于章貢甃址工堅學廪罄取給於其槖又簿正祭器取具于廬陵皆以銅舊租湮没者歲有增士役于有司者為請免之興小學擇教導聚良家子共講習文物彬彬經過使客環視交贊令且滿復捐俸作繪先聖像及配位義不以一未備遺後來諸生相與伐石以紀載其盛以毋忘其賜而教諭實嘗遊須溪先生之門幸哉斯文之猶有託也不遠千里顧記之以示來者予嘉郭

君之能於其官而不自炫而黄君善為辭之信之確也上猶一邑耳介邊鄙之閒米廩之入纔幾何予視江西邑有數倍此者矣而不見有稱道如上猶者又豈惟邑諸學以萬石計者有矣而敝弗修官長罵而有司譙者皆是也乃上猶而有之又乃得之於吾故人也其敢以固陋辭既載其功圖先後狀則復為上猶言曰學始於孝弟而極於忠信孝弟者所以修之家忠信則所以措之事業而有國家者之所望也議論多而孝弟遠文貌

飾而忠信疎此學問之敝而世道之衰古今之異也地
無小大盡其心者所以事天事無難易竭其力者所以
報上人人以小為不足為難為不可為迂為不必為而
天下無事功矣無事功則學問亦無以自見未可以此
為精而彼為粗也昔者夫子喟然思禹於千載之上乃
以致孝乎鬼神致美乎黻冕者同於溝洫萬世之功吾
黨之士其亦有感觸而悟其所謂無間者乎學之為聖
賢者皆所以為天下國家任也先輩記學而必以臣忠

子孝乃不為二三子之羞而為國家之憂念哉其言之
也上猶山川深厚民氣淳古其為東南絃歌之魯者地
與學俱有助也而其事既遠矣舊邦新宇來游來歌撫
廢墟而俛仰瞻華構而徜徉相與詠郭君之教而樂太
平之化講於斯植立於斯人才輩興而風俗益美學不
亦愈重哉予也執筆紀成不敢以空言為無益而世道
人物亦在此矣

蒙齋書院記

廬陵彭正翁復建乃祖蒙齋書院於舊址鄉耆俊鶴田李公為之記復俾予贅一辭彭氏世讀易科第魁彥為世家冠祖訓名扁厥有旨哉蒙以聖功言嘗以意測之蒙雖未有所成而天之所與者未漓推其極功有可以為聖為賢之資而世之學者不能以相過者往往皆聰明累之也昔者夫子之門可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矣然賜之辯求之藝其聞知玄悟誰足以及之而他日傳道之所係乃屬之回愚而參魯其所以愚所以魯

乃其所以得道者也蒙稱泉泉者涓涓而初出爲江爲河而會之海皆此泉也使其沛然即溪即澗衆流之會而天一之初遠矣水一也而所出者有不同故易於坎不但稱水或以爲雲或以爲泉雲者氣之感泉者質之正人生讀書識字以往精神之所驅使智慧之所鼓舞一日之十行萬言之倚馬父兄姪之以爲奇師友語之以爲異孰知詞華勝而去道遠嗜欲深而復初難復欲反爲赤子之無知而亦不可得矣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之心赤子之心者蒙之道也書院之復雖一家之舊而令之所講非昔之所講矣昔之講者猶有科舉之業亦不得而不從事於此也佩衿令雨如得新泉其亦樂蒙之正而推蒙之功將昔之所未及講者於此乎語也豈猶幸愚于童蒙為世家嘉語而已哉正翁兄弟交致其力於此可謂知本者矣

朴山書院記

國家混闢區宇崇植學校布人文以化天下興禮樂而

敦經訓凡東南郡縣學向之因陋就簡者無不更新美
大當路省視推廣益勤閭好義向風創建書院者以聞
恩錫獎重如諸學規明良相逢永念人才之本莫不由
學天庠肇新卑唐陋漢化成俗易且比屋可封家稷契
人咎陶不難上行下效凡為士者皆當扶植倡率相與
復四代黨遂之盛以承休德敷遺于方來江西為文風
盛處廬陵郡又盛乃未聞有如他路以書院興而請者
大德乙巳吉州路太和州嚴氏朴山書院先聖燕居殿

成鴻碩朋來感詠歎美塗歌里詠傳布成帙自是而講堂齋序歲增月益庖湢垣墉翼整完緻遊于學箧袂接裾聯一皆前瑞陽尹嚴用父之所建也其家事非甚有餘而沛然悉力為之故共以為尤難書院成且將次第轉聞于上授圖請記則撮而書之蓋朴山嚴公諱其字方子為宋咸淳間明經大儒六經俱有義疏惟易傳成書固上之熙明藏之東觀當時名相古心江文忠公碧梧馬公咸敬而薦之不合各為易傳序用父其子也文

行如其先人平生辛勤一飯寧已不足與朋友共而無憾且悲朴山之不遇其志不得一遂自其家塾課孫已聚里之秀異共學且食遠方之者俊能來下榻不厭既刻易傳與程朱楊並驅廉訪魯山臧公夢解又發揮著之復作室于東偏為書院會舊邑閱武亭址時清丘寢諸弗度者悉正如草官棄業民野圃其處圃者請歸爰佃之有司屋而不私規制輪奐考訂大備揭以朴山書院示不忘先人之教也四方師友企焉來思相與講義

理之指歸潛聖賢之心學使千載之下由書院知朴山閭朴山得易傳彬彬文獻可以質不悖而俟不惑也嗟乎學之不明也久矣古者宦有學非聚士而養之也特養老乞言敘倫教樂于此而已乃所謂教者在于黨庠遂塾之間後世建學徒以多士為盛而教之道未之講也才不能盡致之其中教不能盡達之其才科舉興而學之文具益甚矣故唐之先始置書院於郡縣學之外宋初州鎮未置學因而增之及州縣學立而書院衰朱

文公振伊洛以接洙泗謂是學校不足以得人才乃因前代之基與二三子置科舉之累相從于山林之下以詠歌周旋于斯道繇是而書院以次畢興諸賢之轍迹師友之游從無不為書院焉而所講者復非文公之舊矣今科舉雖廢而書院如郡縣學文公之志嘻其荒矣已往者不得與于斯也若興于方來無後之書院之累而足以復文公之初者其惟朴山書院矣乎蓋石鼓白鹿者唐之書院諸布于東南之諸郡者宋之書院若朴

山書院比者皇元之書院也於是上之德澤深矣教化成矣昔河汾氏崎嶇講學于閙退之中不忍其先世之泯沒歷歷敘諸經之得于銅川府君安康獻公者然有其名而無其書或謂其以後光前君子亦悲其志焉老泉平生欲傳易未成書以屬之東坡坡雖以為受于老泉而後世茀知有坡易也老泉亦不得以遂其意矣孰如朴山之傳之有子而子之所以傳朴山者又超出乎文字之表顯光加命具有成比將田丁王以來之易未

有彰著煒奕于此豈非所謂不朽者哉亦可以不悼其不遇矣嚴氏世居太和其初自秣陵徙用父共稱之後山以嬔朴山云其先子太博於朴山好也用父以記託不敢辭若書院之成規養徒之具式與其間架疆理別列之陰

重修南劍路順昌縣雙峰書院記

書院以雙峰稱者著順昌也所祀二廖公蓋邑人高峰尚書剛字用中與龜山遊學問名節推重建炎紹興間

没謚文肅槎溪經略德明字子晦為晦庵高弟語録中問答最多宋咸淳中提舉廖邦傑以里族持鄉節奏建書院邑中奉四先生其址故簿廨也亭龍五馬獅子諸山森乎前雙髻豸角仙掌巖擁乎後堂宇規制撥田營贍魁然與四方名書院爭高未十年而燬官據基為私宅怙勢牢不可拔至元三十一年九月有司奉明制嘉惠廟學四方風動郡府判蜀梅庵毋公逢辰倡率公私計直買而歸之始復為書院然因仍位置諸不稱而學

官以其廩薄地寒特籍名苟歲月去而田制於盜霸既莫與主張是則朔望無告禮衿佩無來跡出内變化任匹夫為之破屋頹垣保姦聚慝弗問弗省大德十年冬十一月山長謝中來環瞻感憤亟詣府言書院蠹壞狀首闢盜霸正黄景顏之罪鉤索欺隱以次畢露返侵括欠舊疆寖歸則按儒籍徵逋播召子弟斥非類漸復儀觀則大飾殿廡自門徂堂齋序祠宇牆階逕道周廬映帶無不治飛簷浮構觚稜文甓髙低按度無不合櫺星

溝路蓋瓦級磚赤白漫漶表裏顯飾無不鮮衮冕繪事著像設位祭儀禮器以及講坐屏席日用百具無不備廚湢完整邑倉都稟周防曲制無不至於是用力勤矣書來請記曰書院成而代亦且至其敢以自為功哉惟縣長官鼐滿岱進義始終力濟登茲而總管集賢員僑李公作興於上又大書特書為書院光不記何以表見賢守宰之勸相不記何以誅前姦而懋後圖其為我著春秋書盜之意以絶覬覦繼泮水歌頌之興以美賢侯

且於此乎語也其往備員劒泮實與聞書院之所以歸
先君子蓋為前記若謝君之難之勤蓋勤於始創而難
於復歸矣嗚呼吾道之在宇宙間綿綿延延於存亡繼
續之會者往往而如是也今夫功利之速效一日而赫
奕者有矣禍福之神變轉盻而盛麗者有矣若羲農之
業孔孟之敎其盛也受其賜而莫名其功其衰也可廢
其人而不可廢其道以為晦矣而未嘗不明以為絶矣
而莫之為而既續之也洙泗之濱杏壇之下乃轍環既

老之餘武夷之深竹林之密又黨禁方張之際令之所蒙蓋未有非寂寞之所周旋阨窮之所講切者人皆以不難不勤者為遇而孰知聖賢之所以繼往而開來其道有固然哉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莫盛於夫子其所以盛者以六經存也繇荀況揚雄韓愈以及濂洛諸賢之講又莫盛於朱氏其所以盛者以四書語錄在也心此心也理此理也引之而如有未發開之而如有所待者覺之有先後而闡之有顯幽也聞知所以盛於

見知以其用心苦致力深而自得之也然則吾黨之士怠且棄者毋亦成書具在講貫絫然得之易而知之速哉其自于令入斯門者慨然於令昔之不易登斯堂者喟然而思師友之淵源則繇槎溪而知朱氏自高峰而證龜山其若是班乎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豈伊異人予何人哉亦可以自警矣其復田本末見別碑

教諭郭則正敘其始末請記曰侯為彭澤再書考矣自
始至修譙樓新縣廨吏官道飭水驛建萬里江天亭復
淵明祠葺城隍東嶽二廟士民感說立惠愛亭以美之
一日問二賢祠於學謀再建其處則正請曰侯此舉實
宜學有東坡像合為三賢何如侯曰然前簿楊月湖為
我言矣子言之如契焉吾為是邑免儒役此祠為士者
宜任之於是歐陽士正林懋等乃請於邑官長博囉部
邊濟之寧尉焦從善良輔典史屈應隆咸欣然捐助共

倡成之經始於十年十二月畢工於十一年之二月顯
敞輝映來燕來寧願記之以毋忘曹侯之德且使後來
知祠三賢之所以始嗚呼梁公之事業與淵明之隱約
異東坡之議論又與梁公之事業異三賢所遇之時不
同所居之位不等所守之道不一而所存之心則未始
殊也古今忠賢一念所以建天地質神明者惟其心而
已其事與迹未論也淵明依稀歲月於今昔之交東坡
流落擯斥於言語之毗聞者為之感聳而興起也若梁

公以精忠至誠深謀遠計低徊於姦孽之間變悟於蕩覆之後非其功有以開於前而遺於後則一時之回旋何以觧千載之責備故君子不能違時而事之成否皆天也當義熙之代而建梁公之業不為謝晦之同波則與王曇首輩爭席而已方久視大足之間而宏東坡之論前裴河東之覆轍後李昭德之殺機相踵也熙豐紹聖時而效柴桑之為則龍門伊闕之隱華山豹谷之遯相望於寂寥而竟何益也隱豈士之本心哉逢百年縻

之從政猶庶幾於有補也身可辱而論不可易名可毀
而理不可誣咏儋州之遺烈與離騷爭光亦所謂顛沛
造次必於是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誰謂華高企其齊
而賢侯之所以祠者豈不欲為風化地哉予故反覆三
賢之事使過祠下而讀斯文者有所發焉不但鋪張揚
厲而已此則侯之所以教也侯字清卿方盛年有志事
母孝為政簡而廉其父兄皆嘗為吾廬陵郡守貳有遺
愛予有以知其政也大名總管其父也今提舉其兄也

士大夫稱侯曰水心云則正佳士吾先君子須溪先生
之門人祠成又二月孟夏二日丙申記

攸州蘭溪鄴侯祠記

唐貞元丞相鄴侯趙郡李公泌字長源少以奇童被明
皇賞遇肅宗以為賓友代宗以為師保晚相德宗當猜
疑之世榮名終始過於陸宣公其平生山林之願多於
鐘鼎以白衣山人侍謀軍國非其志也中棲衡嶽能知
懶殘而懶殘亦許以十年宰相當其隱約湘中彼乎此

乎衡陽南北往往有其迹焉以是古攸蘭溪之西北為
龍隐山泉石清越地志載鄰侯嘗築室讀書於此代遷
迹熄僧寺履之蘭溪之姜為著姓則敬好脩景行每懷
清風而遡逸響會吴興陳無逸教兹州暇日經行以言
感則敬會其心故址既局於勢不可得則於山西麓粉
龍隱精舍祠之是公隱於是山也其猶龍耶於是大德
之戊申也爰自叙其始末請為精舍記曰晦庵歸來館
意也使鄴侯遺迹如陶公醉石惟斯文之以也予既載

其俾圖然為鄴侯言而古今人才相業竊有感於予衷者亦不得不語於此也世率謂三代而下無王佐是則然矣抑事當論實上而非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也下而非三代之民也刑政賦斂兵財調度又非井田封建學校之舊也儻使禹臯夔稷伊傅周召生斯世也為斯相也蕭曹丙魏房杜姚宋者之撰雖必有所不為抑信可以躋典謨而儕雅頌乎毋亦有所不行與不能也後之論人物者必以孔明為稱而孔明自比管樂則亦揆其

不能如唐虞之際也豈謂其資之不逮哉時不可也若
鄴侯之遇同於蕭曹房杜而其事難其力倍於丙魏姚
宋而其志苦予嘗論留侯於漢二荀於曹鄴侯於唐皆
以才智致輔相而就睡之辭不待於香案之前者賢於
文若之顛沛黃臺瓜辭之誦延英撫背之涕有不待於
商山之狡獪鄴侯之所立豈不明白奇偉也哉而世猶
以好神仙少之不其過矣乎夫身謀非世患也嗚呼臯
夔當日讀何書之語無不以斯言為然雖然書有善用

不善用孰不讀書而書之誤人人之誤世者多矣鄴侯善用者也予以斯言記斯祠鄴侯有靈其不以予亦稍知其解乎哉而世道槩可感矣則敬篤學雅尚是役也無所為而興於善其風流志操可傳也已

松坡趙公祠堂記

公諱必單字景淵縣先世居天台父仕于吉沒官所因家焉公以太平戶隨孟忠齋歸附授宣撫司叅議既李武愍公平南上公除同知鬱林州事未上而卒此其故

居也方公之歸自太平也又宅卜宅公卒子幼復舊廬歸馬廼乙巳子又沒僅一孫煢然彊侵詭謀之不保公之婿劉蒐賀士貴謀曰何以存之使望者息心則相與象公而祠之廳事刻於石而屬余為之文每憶先君子言往失父時與公相先後居相近舉當時扶匶紡髦孤苦特相似後來公成名筮仕以致歸而有園廬之樂嘗凄然幸彼此之皆能以有立而亦不虞其夢之短也公之平生成弟姪不少畢其婚嫁營其生理剖分不腆而

東坡捨佛畫板以人守以鬼守而不可慨然曰取此者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坡語以廣明鉅猾待夫人則過矣而人事之感誠有所不可知者也公鬚髯戟張目光炯然計其精神未嘗可死也然則是祠也必與之俱存也矣

文氏祠堂記

廬陵富川文氏縣丞相信國公與廣西宣慰公同年第榮名穹爵於今逾四十年寵褒三世胙土啟封品秩並

齋先生魏國曾夫人然後為少保右丞相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焉然後為廣西宣慰文溪先生曾夫人焉既美成登饗尚志以書來曰是祠堂也不可以弗之記也先世之廬代生長其間中例錄上官先宣慰初南歸引例辨之得不盡沒至元丁亥官例斥賣諸名簿者贖而返之是屋也失而復得則先宣慰之以晚從廣西歸不遑它務枚數先祀之所宜舉伯氏之志之所未盡者歲自竭成之祠堂其一也畫堵飾工而奄弃諸孤舉

扶治命猶惓惓焉重惟先世隱約有年而後顯為二父
而二父之志獨在乎此君焄蒿悽愴洋洋如在思古人魂
魄不忘語黽焉苦出中以私力至於就緒然縣丞相言
之隆子貳宗也弟陞冢子也陞居清江以是不得不以
為任四室而五龕以先宣慰祔永惟宗祀之不墜以至
於今脩祠舉祭燕及高曾其囍其勤非先宣慰不及此
揆情度義以妥以侑抑毋寧滋後人謂斯非禮子為我
徵文獻折衷其宜記之以傳方來按家廟國典也寢堂

私祭也國典制於爵故品節以著恩私祭主於情故從
宜以為禮祭非宗法不可行而宗法之廢二千年於此
先儒亦謂古諸侯大夫世有爵祿土田故有大小宗主
祭傳重之義朱氏則謂大宗不得行而下從於小宗廟
雖國典所臨制然漢以來廢不講唐雖復其名而不與
其實後來慶歷舉行竟無立者一時諸老謂必如三代
世冢嫡封國邑墜典無可復之期董文潞公倣唐杜氏
立一廟河南亦以制未備謂之私廟則夫廟之制祭之

度揆於人之情而安者亦達於禮之意而不悖者也若稽典考之則亦有可徵者矣兄弟同居則合享者政和禮之廟制也兄弟共祭依叔伯次第設位祝文各以其嗣為主板位亦如初者范氏之家儀也則一世而二龕非禮之旹也宗兄宗弟宗子他在使介子執事者古禮也宗子仕或遠適支子倣此而祭者藍田呂氏說也則小宗而任宗事亦非禮之旹也至哉宋莒公之議也曰古今異儀夫建宗祏敘昭穆所以為孝雖有過差是過

於為孝而不為者是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也不亦惑
乎溫公之記潞公家廟也曰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呂與
叔之為祭法也曰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乎為子兄
弟之沒也祭必宗子主之則是子有不得事其父非義
也禮不得申則祔廟亦何以安所謂不得已焉者也夫
夫也皆習於禮者也於是文氏之廟合夫則為之記曰
禮以義起事以情稱廟何為而作也所以報本也報本
莫著於事業若乃盡節於存亡廢興之間全宗於死生

倫紀之大者惟揆之於人心而安禮有變於古今之常者惟引之於大義而合禮不云乎夫固各有當也將孫之先人交丞相兄弟為厚蓋嘗與江西幕議又為尚志記春暉之堂不肖夤緣於二公間皆嘗有知己之言故於尚志之請不敢辭則訂之古約之情講之文繼之聲為銘詩若世系名跡如昔廟碑之所以載烈象容者則二文公之所立表表東南是毋庸詳隆子尚志也陞遜志也尚志今以承事郎為龍興路寧州判辭曰文武之

德嵩降甫申千年廬陵魁彥一門龍首鰲頭袞衣繡裳一門之昌一郡之光虹輝劍氣朔雪南雲一身之逢一代之榮維宣慰公虎應龍從伯也命我式全其宗追藩作侯分鉞宣威承明侍從異代同輝山川無福黔庶無祿國無信公永媿科目歸廬甑墮拯溺淵墜家非宣慰忠有不祀筵室洋洋劍履莪莪孝子有子忠臣有家兄先弟後先祖燕喜孝子之家忠臣之子非孝莫祭非忠莫傳歲時觴豆來齊來觀天知盛德神閲忠孝勿替引

之以祀以教

孝睦庵記

吉文新淦之境曰界山其顯者稱王氏近年日盛昆弟肅穆堦庭森秀奉其家君怡怡後先升其堂者難其雍熙之軌可誦而傳一日以其先母彭夫人之庵記請曰痛哉吾母之早世也當垂歿時呼諸子教之曰孝順去之二十五年而未始忘墓再遷庵亦再起名以孝睦著不忘也願有以記之俾子若孫毋忘如今日余嘆且羡

曰孝未有不睦也睦何為也孝之終也夫非為兄弟而睦也乃所以為孝也仰高俯厚四方上下無所用吾情乎吾親猶幸而鴈行之相望安得而不致其睦也霜露既濡哀哀中野思他人顧影之無儔而我乃棣華之交映安得而不圖其睦也人惟以一人之身分而視為異體故疎親而親疎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然有弟而兄啼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孰不知孝之當盡然孝於所自出孝於所不容已及兄弟

所自出乎吾親之身體髮膚也栝棬猶有所不忍起處笑語猶將思之顧廼岐鞠子而不哀食紾臂而不恤則是承顔膝下之日已抱臺瓜不摘之怨分梨讓棗之笑中懷鬩牆操戈之思所以敬養盡歡於生前哭泣擗踊於身後者特僞焉而已盍亦反而思之吾有子其有不愛者乎吾愛吾子吾親當亦愛其子也志之不知而禮以爲孝蓋往往而是也復有利害之相切甚其惡以及其親竟毒于及泉之誓者且不顧也愛憎之相軋疑於

迹以蓄於恨事廹於懼選之戢者猶將極之也于是華門圭竇有子臧季札之節而富家世室類多本初景升之豚犬矣古語有之多男多懼又曰多藏為子孫累嗚呼吾論世道人情至此不自知其心之傷也夫睦乃所以為孝而人不之知也孝無已睦亦未有已也吾兄弟令也思不忘其親以為孝而睦焉吾子又不忘我之睦兄弟者而於其兄弟睦焉為兄弟者世未有涯也是睦未有已與亦未有已也念哉王君先夫人之敎盛哉王君

兄弟之以此名庵也昔晉臨沂王氏事母篤孝太保光祿二公如一人其後公侯數十世天之於孝睦深念之矣吾舉當家盛事以記此庵嗟爾後之人無志而諸父之志此庵始作於杜園戊寅十一月遷鸛藪阡又二十年戊戌復建於塋右彭夫人梅友貢士之妃名泰孫五大夫子長君文采論議與諸季子姪相高孝睦之澤方興者如此

盱趙氏三庵記

盱常庵趙氏以清介才賢起進士登從班尹京兆其行事功狀見先君須溪先生所為誌定守君承家繼志所以追遠厚終者無不竭其力常庵死而家無餘貲無田廬以遺其子定守遭家䝉於世變之後强力樹立既窆上碑成建庵買田以守以祀以及於先人曾大母凡四阡三庵常庵葬南豐安化之黄山庵曰常清南徐人葬南城沙溪常庵為西廣經畧機宜事誌其壙言客路㝱歷歷告身後事且謂為通神君掌女事庵曰常静常庵

死九年而後太夫人曾氏始即世年過九十名士曾自
庵之女婦德母儀為鄉邦師訓定宇為壙誌欲求銘名
公未果葬英德生母吳夫人墳右為南豐之軍港合而
庵之曰常清靜英德定宇曾祖使君也庵各有田命僧
若道尸其事迺合三庵命記於余其言則有可感者矣
定宇之言曰吾不幸閱世蚤多見世態其負負不平者
殆不可語往時士大夫致身顯榮霜露蓼莪之感無所
以寓則飾屋廬買膏腴托之二氏者以致其無涯之思

閭進位二府得賜功德寺亦或赤手白地建立如叢林規所托於彼者茫茫何許而安居而飽食而聚徒引翼縱不任德亦何怨者代衰世易或乃更為累陵轢其子孫盡去其籍客主倒植白骨且不保焉雖報不及此吾歷變多懼渺焉遐思若今昔之故未有不以為戒也然吾將奚托子孫分而墳墓遠吾陵谷之憂有切於所戒者矣彼負人者固無可奈何要亦豈無可托抑來者賢不肖不可知也儻且有不忍負者未必不藉是以存無

已則為之防通三庵為一記庵各具一石復刻其一藏於家是三庵之守未必無一人有人心者也俾我後之人有所質責格禁或庶幾焉余蓋俯仰悲傷於定守之用心古語有之自三以往巧歷不能知也雖然可知也盛衰反復之變皆物理所有惟知者事制而曲防明者見微而知著夫道以清靜為宗至於常則無為無所事矣清靜之至也然無不生於無而生於有吾見世之欲無事者類多事生焉亦必有以待於無事而後可及於

無為老子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闔之必固闢之惟翕張闔闢足以周事物之變而後清靜者可常豈獨是庵也哉定宇之為茲處也密矣然則其常可知也東坡為老泉捨吳道子畫板以追福其言處佛者之不能保以力守以世守以鬼守皆不可則慨然曰凡吾所以捨者為先君捨也其誰非人子其誰忍取之夫區區之畫板而其辭若此不自知其過也吾取以記此庵也實宜嗚呼彼為二氏之徒者亦獨非父母之身哉佛之所以

為佛道之所以為道者以其平也使其不平者過於世
諦蒼蒼而下視也其謂斯何夫定宇之心苦矣來者尚
其念曰誰非人子

項氏旌表記

皇慶元年江西行省咨上中書言吉安路龍泉縣項振
宗以家財新起縣學廟舍咸備府憲覆實如章宜議所
以旌表之者中書下部議還報行省所言實飭所司旌
表門閭於是龍泉縣官崇閥閱其家扁曰朝省旌表義

而表之樹之使過其下者問知其故咨嗟而太息世有盡而聲無涯雖百年之遠數世之後猶為之感發而興起寧惟移風易俗之嘉賴雖吾聖人之教所以行萬世而揭日月者皆樹之以聲者如此也此所謂風也夫表閭有以孝節者一人所自盡其分也有以賑貸者一時之所賴以濟也其有以脩學褒者乎財易捐也捐之得其所者難善可能也善之充其類者少他之好義旌者其有以義士稱者乎沛然而為斯文之光增吾道之重非

以求名非以徼利是非所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乎魯侯之脩泮也著於頌文翁之建學也祠於蜀彼有教化之責於土地者也猶且頌之祠之不能以自已況責之所不及以一人一家之力而成之者乎則記是也豈獨載其美而著其榮以為閭里之美談雲仍之嘉話哉思慕之而如甘棠封殖之以毋忘角弓所為興仁義化民成俗者知有勸也人亦孰不欲為善使來者知所勉則其勸者在是矣

王司獄去思記

國家甚詳刑而尤慎獄罪未有端不得輕繫雖即獄錮鉅猾首惡猶日給食暑命浴寒料薪以至衣絮各有程凡所以惜民命廣好生也司獄建官得伸枉滯又在護視囚徒外然類以職地冷循故事慎毋害止若太原王天輔之為吉司獄者前是未之有也吉一路統四州縣囚視他路再三倍貧無倚仰食者幾半他時因入獄具無家籍上府暨准支下非數日不辦廩陳粟每升舂得

八合為二膳何足以飽前政劉司獄鎔則既與屬吏趙良考驗因所為不飽狀明白捐已俸率邦之吏若士聚薄少得中統鈔以貫計五百八十有二買負郭田鄉斛計者一十八石三斗折九石一斗五升官隷為業以周所不及茲天輔之來也益充而為之寧俸不足必不使缺食至聚市瀋汁豉滋味楮衾莞席如制寒暑櫛沐以時不幸病親督視醫必不瘐枉間宽滯汲汲申理廷爭觸上官怒不憚又用餘力因故寓為新廨嚴嚴翼翼明

潔顯敞下逮獄户方增置田謀永利未已而以父艱報即日解官請去雖近制可以不去必不肯但已囚如失慈父母官吏彊留之不顧也則以其去思之愛請記於壁以勸後之人嗟乎古之君子未有不盡心於茲獄也有飲食休沐視如家者有謹視全活因自謂不寛者有感恩伏法猶為獄官誦佛者不必皆縱繫囚復歸為奇然後立名也宿留未决之間朝夕饑寒之迫有不可頃刻忍者矣彼治獄無寛民者勢不得以縱舍分别之也

新廨所圖壁有唐宋平反事觀者亦可以動心矣此其陰德不過之哉昔人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無憾以其施於一獄猶爾則推而聽訟論決其有不盡心以求其生者乎世固有歷哀而求榮誕自解無不有説聞天輔之風得不媿哉一記而三善備不但去思之可紀而已其可不書天輔名懋德階進義久在省闥儀觀偉然而明練篤實蓋有用材也

乾隆御覽之寶